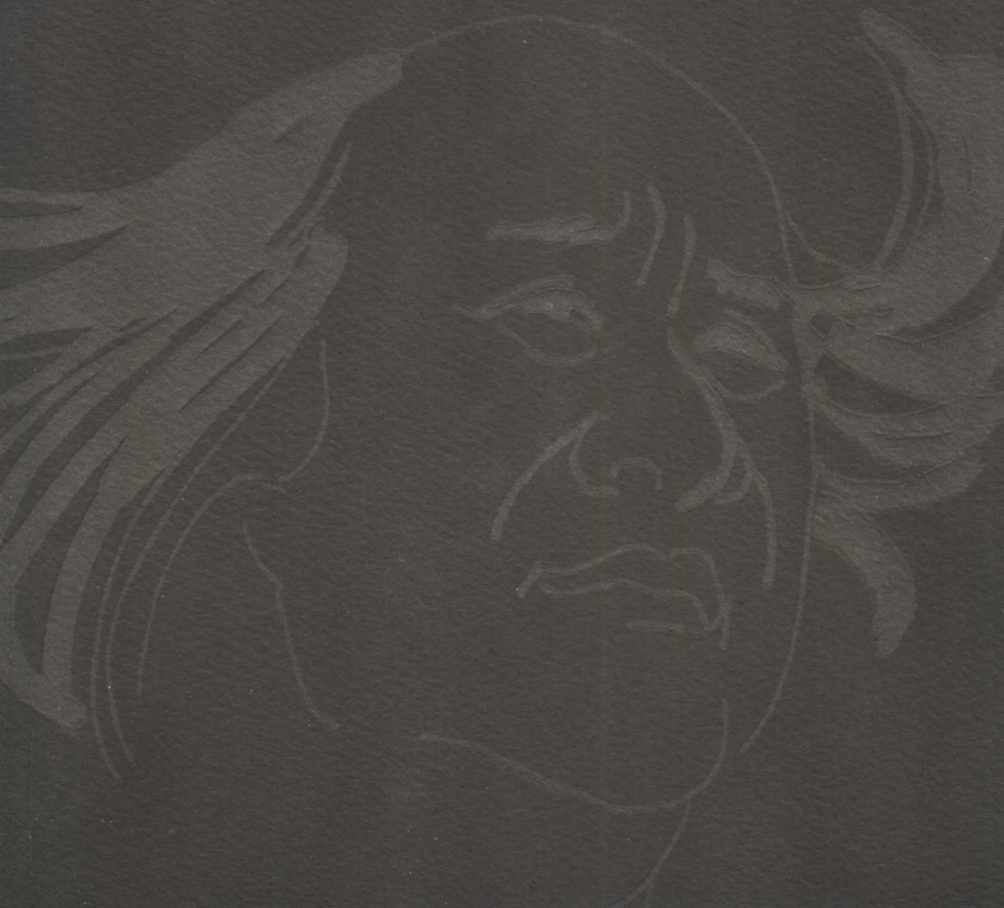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将

I WILL DRIFT OUT

飘逝

徐刚 / 著



我将

I WILL DRIFT OUT

飘逝

徐刚 / 著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将飘逝/徐刚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06-5412-X

I. 我... II. 徐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4212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594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11.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,000 册 定价: 2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追思大地>自序

大地以黎明之光显现,又在暗夜之中隐退。

大地是曙色、晨雾或者是风暴、冰雪笼罩下的一切,是造物主大写意式的罗列、环绕。人在其中居住、劳作,按四时变化播种、收获,给自己添减衣服,也为灾难所累,修堤防洪,加固房屋,人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诗意地居住。

夜晚,是大地与太阳和月亮之间的约定。

夜晚,让星空闪闪烁烁,人在困惑与神秘感的簇拥下进入梦乡。一切权利中惟做梦与死亡的权利是上苍赐与的。

山野、森林、河流呢?

倘若你是个夜行者,从乡村的影影绰绰的小道,走进大森林里落叶铺满的林中路,你举目与不举目都无妨,你已经置身在大地之梦中了。那么,江河水呢?它依旧流动着,它不能不流动,它的流动就是它的方向,它的使命便是流动,星空下的流动在波涛揉碎了星光月色之后,那便是江河之梦。

江河之梦流过了,串连了大地之上的所有梦乡。

梦也需要湿润吗?

有一朵野花在有一个早晨含着泪。

血是水,泪也是水。

血稍浓于水,泪略苦于水。

无水便无血无泪。

因为大地是梦想的，才有梦想的语汇、梦想的意境和细节，我们才能说大地是艺术的，大地以艺术的方式存在，花开花落，花怎样开花怎样落，花就这样开了花就这样落了，在时令与节气中，枯萎的花草难道不是沉默的大地语言？而在更加广阔的大地语境中，大地语言随着雨打芭蕉、风摇竹枝、水流山涧便发而为声了，但，仅仅是声音，你只能猜测而不能确切地指出这声音是在倾诉什么。

况且还有林中树枝上的鸟鸣，草丛里彻夜吟唱的小虫，还有那些我们忽略的、看不见的软体动物与真菌们，它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呢？更不用说巍峨的西部大山了，它们是互为庄严的思者，怀抱冰川积雪，刚刚落下的是新雪，覆盖着旧雪，旧雪之下是荒雪。

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千百万年，就这样荒凉着、冰冻着，那亘久之思也是冰凉的，后来成了流出之初，从点点滴滴到涓涓细流……

一条大江的源头，首先指的是水的源头，同时它还是艺术的源头。

唐古拉山北麓各拉丹东冰峰海拔6621米，在南北长50公里、东西宽15~20公里的区域内，有3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峰，冰雪覆盖面积达790平方公里，130多条冰川罗列其中。姜古迪如山南北两条冰川像两条银色巨龙，由东而西，冻结在山谷之中，寂寞安然，太阳总是如此多情，抚摸着大大小小的冰川，上面时有银光反射。

融化是在被感动之后。

冰川也会静极思动，自高而下，在本身的重力及气候等外力作用下，每年以数米或数十米的速度缓缓下滑，倘若到了雪

线以下,冰川的下缘便开始融化,其末尾称为冰舌,冰川伸出的舌头,它是等待接吻吗?

书上说,因为冰川的移动,移动中的断裂及昼融夜冻,便形成了冰舌部分的冰塔林,可是这冰塔林的各种形状,其奇趣妙构又是怎样得来的呢?几柱独立,万笏朝天,冰湖旁有冰塔,冰塔下是冰桥,冰桥周遭是冰针、冰芽、冰蘑菇、冰灯、冰剑、冰钟乳……或者洁净如玉,玲珑剔透;或者光泽闪烁,幻影重叠。在高原上炽烈的阳光下,莫不生机盎然,灵光四射。

那是冰的天地,袒露着冰的灵魂。

那是冰的艺术,由大地托举在西部大山的峡谷中。

那是无法想像、不可言喻的美,我也只能重复别人说:“美,是神在大地的投影。”

因而想到水,流出之初、流出之后的每一滴,便由大山、冰川、冰塔林赋予了诗意及美丽流向,它孕育美、滋润美,它不远万里指向美。

当严寒季节,流水成冰,暂时的凝固是对源头冰雪的思念,谁能看透雪山之冰与河川之间的声气相通呢?

有各种各样的冰雕,那是人加以斧凿刻画而成的,当春日来临,所有的冰雕都会泪流满面。

水是何物,引得老庄赞不绝口,思绪连绵,就连孔子、孟子也不敢例外,在《孟子》中有如下对话:徐子曰:“仲尼亟称于水,曰:‘水哉!水哉!’何取于水也?”孟子曰:“原泉混混,不舍昼夜,

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苟为无东，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”

我在长江三峡一次又一次地读着这样的诗、这样的画：峰峦壁立，苍鹰展翅，流水滚滚……当天空有云飘过，有雨落下，夕照里，月光下，这画、这诗便在光与影的或明或暗中变幻着，直至成为星空下错落不齐的墨影，而流水模糊到几乎成为无，水声却更加明晰地吟哦着：我奔流入海，你何去何来？

又何必非得去长江三峡？只要不是沙尘滚滚、乌烟瘴气的大城市，无论平原或山间的任何一个村庄的早晨，无不在鸟鸣狗叫以及晨露清新中，展示着诗一样的魔力。问乡村的小溪流：昨夜，当你流过竹林时，竹林的梦也和竹林一样青翠吗？小溪不语，从竹林之梦穿过的溪水，已经流进大河了。

我可以说过小溪。

但，我永远无法指认小溪之梦。

一个水分子小到只有一根发丝的七十亿分之一，但当水分子集结并且流动时，便包容着无限了。

我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

帕斯卡尔说：“大地万物出之虚无而归于无穷，谁能追踪这可惊可讶的过程呢？”

人总想知道一切，人不承认自己只是万类之一并且相当渺小、虚荣，人总是在科学的标榜下以狂妄的面目出现。当大地退隐，家园不再稳固，一场飓风之后，人的世界便风雨飘摇了，我们将为一无所有而哭泣。

大地是诗性的，大地之中蛰伏着无限的诗的种子，大地的诗意恰似对着天空舒展的绿叶、开放的花朵。

当花枝凋零，落叶随着秋风旋转而下，大地的色彩似乎显

得单调了，大地之诗的若干章节在收割过的田野上，甚至被捡稻穗的女孩拾到了箩筐里。在北方，一场大雪之后，就连田野上的小路也没有了。有几根农人遗忘的红高粱，招引着一小群麻雀。

大地的本质永远是：归于平淡。

寒冷、寂寞与平淡的三弦琴啊，只有风才能弹拨出从优雅到感伤的歌，从雪地上扫出了一条小路，那是道吗？从小路上经过的流浪者，你要走向何方？

我想，那是寻找故乡的诗人。

假如领悟了大地的启迪，在大地之诗的无声的召唤下，我忽然想起施莱辛格这个遥远、陌生而又显得亲近的外国人所言：“诗的世界犹如赋予一切以生命的自然那样，具有丰富的动物、植物及任何类型的构造、形态和颜色，是不可估量和不可穷尽的……我们所有人，我们的感动和喜悦，除了神性的诗以外，我们也正是这首诗的一部分、一朵花，没有别的材料，一切都充满了欣喜的自行增加的本质。一旦神性的阳光照射它，使它受孕，诗也从不可见的原始力量中绽开。”那走到了雪地上的便肯定是诗人了，他在寻找回乡的路，寻找那些已经模糊的大地之上神性的构造与色彩，在故乡的泥土中受孕，成为一朵花。

所谓诗人就是智慧地采摘大地之诗的人，他当铭记：大地是诗人的惟一源泉，而故乡便是初始流出处。

大地从不以有为有。

故乡从来就是本源之地。

大地之上哪一根小草是有名望的？

故乡田头哪一只麻雀是有权威的？

诗人啊，你平淡就好了，神性的阳光照着你，你就看得见大地之诗了，那晃动在草叶上的，那缠结在根蔓上的，那落散在海湖上的，那漂流在波涛间的，不知不觉中你的灵感便湿漉漉地受孕了，开花了。

离乡是不幸的，还乡是幸运的。

故乡是大地的缩影。

“还乡是诗人的天职”（海德格尔语）。

在人的有限的生命和视野里，故乡的山川土地、一草一木永远居于最醒目的位置，从此一意义上说，认识故乡是认识大地之始，也是认识大地之终。

江湖上有风有雨，走路就是归期。

你离乡时，母亲还在，老屋还在，宅边的柿子树上结满了红柿子，芦花已经发白了，田埂路上是你熟悉的乡音和乡亲，大黄狗对你摇着尾巴，你回头能看见母亲挥手，却没有看见母亲的眼泪，野菊花就像秋日田野的微笑，走过那条独木桥，便是村外的路，你走了。

从此便开始流浪。

从此便走在回乡的路上了，少有扭头便回乡的，而是不停地走，仿佛背后有人推着，也为从未见识过的大地景色所吸引，更大的可能是走进了一座城，白天车水马龙，夜里光芒四射的城，你以为这便是荣耀之所在了，便陶醉，小心地识别着城里各种各样的门，然后奔走豪门，战战兢兢地挤进这城里的上流社会，脸上涂着得意的油彩，这油彩便包装着一个酒囊饭袋，对于

故乡，你是真正地渐行渐远了。有一天你会衣锦还乡，但那不是和本源的亲近，你为炫耀而去，心里却诅咒这乡村僻壤的贫困，当大地之诗在你的心里夭折，你也便夭折了。

另一种回乡要艰难得多，他也许进过城陶醉过，很短暂，在大地、故乡与城的比较中，他淡漠了城，对这荣耀的城抱有怀疑并且出言不逊，于是他便流浪乃至被放逐，很远很远，他只是在思念中缩短与故乡的距离，在心里堆砌一个安葬母亲的坟墓。因而他走得很远的时候，也就走在回乡的路上，写着大地家园的诗篇了。那诗篇其实只有两个字：牵挂。一个字埋在故乡的田野里，牵着；一个字种在诗人的心坎上，挂着。中间是思，久远之思，柔而韧，细而长，风吹，雨打，这思便颤抖，让牵挂的种子牵出芽来，挂出叶来。

诗人的回乡其实是在寻找由乡音、乡情环绕的大地之上的一个梦境，神性的太阳格外眷恋的童年，母亲劳作出门时的背影，那一间草屋里飘溢着的新米粥的芳香……老屋就要坍塌了，门已经歪斜了，母亲的床帷永远地挂下了，但那毕竟是可以睹物思人的梦的框架啊！在大地的怀抱中，故乡的老房子啊，那梦一样的诗一样的老房子！

无论如何，他回乡了，他在和本源亲近时流下的泪，落在牵挂的枝叶上了。

走了他乡，才知道故乡。

“故乡”这一梦想的词语，仿佛只是为那些奔波、愁苦、求索

的离乡者设定的，供他们在异乡的漫漫长夜咀嚼，直到嚼出三月桃花雨，田埂路上父辈的脚印清晰地展现，芦苇青了，高粱红了。

回到故乡，也思念他乡。

他乡是别人的故乡，故乡即他乡。

故乡是别人的他乡，他乡即故乡。

家园的范畴其实只是：故乡与他乡。

这是大地的美意：人居住在大地村落中，共享着蓝天、阳光、海洋与山川，万类万物分布其中。故乡与他乡，在大地的完整集合中，区别着也联结着，有陌生的吸引，有新奇的敬慕，搭一条桥，修一条路，便可以互相走动，为什么一定要炮声隆隆、大动干戈呢？

把思念中的他乡带回故乡。

巴黎近郊丁香城，那个高举着“M”字样的地铁入口处，卖花女还在？塞纳河畔一处经常没有客人的咖啡馆老板的微笑，还是那样迷人？还有枫丹白露，徐志摩是怎样把这四个字组合成这梦幻词语的呢？连同翡冷翠一起，这是大地之上闪烁着东方诗境的西方的地名，东方和西方，故乡与他乡，一个行吟的诗人以诗的方式，让它们亲密地碰撞了。塞纳河畔深秋的凉意会使人想起波德莱尔，飘落的梧桐树叶静静地在一个角落里沉思默想，紧挨着梧桐树叶的是一片红枫，燃烧在这深夜，那是为了温暖那些夜行的漂泊者吗？但，星空是黑的，黑色的底片月光如冰，起风了，那一片燃烧的红枫舞步飞旋，沿着如冰的月亮弧线，像牡丹，冰上走烈焰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在大地的背景上，诗和杨柳、雨雪的相融相洽在时光的变更中缠绵悱恻，

诗,或者说艺术与大地成为共同体,诗的声音将从金字塔和古希腊的神庙之上,触及太空直达天宇,所谓天籁之声也莫过于此了。

诗和艺术对终极的探幽察微,在英国诗人丁尼生笔下是这样叙述的:

这长在墙缝中的花朵
我从缝隙里将你摘取
连根带叶全在我手中
你很小,但如果我能
连根带叶理解你的一切,那么
我将知道何为上帝,何为人

009

大地上一切显露的、蛰伏的美,无不显示着神性:野草是怎样出土的?夏夜鸣唱的小虫怎样过冬?那流水的韵律又是谁赋予的?各种各样的山峦在大地创造之初,是按照什么样的图形设计的?天上有候鸟,江河有信水,庄稼按时令而长,草木依节气枯萎,这样的智慧从何而来?诗人——那些把大地视为至高无上的诗人,从不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,而只是在敬畏中渺小自己,在今天的拯救之路上,祈祷大地的平安,和蚂蚁、昆虫、草叶、树木以及流水一起,为了被残害的大地与世界争执,并精心地保存着已经缺损的大地之美,偶有所感,发而为声,人间:这

样的诗和诗人在哪里？

大地尚存，诗还在。也许是昨夜酒醉，我们的诗人暂时还没有醒来？

大地之美不仅是大地的特征更是大地的本色。

大地以食物供养人的肉体，大地以美陶冶人的精神，每一根从土地中、沙漠里、荒芜的岩缝间悄然生出的山花野草，无不带着生命内在汹涌的默示，它们身上的那种野性也可以视之为神性照耀的美，是自然之美，与大地同根同源。更何况日出日落、晨光夕照呢？更何况星空梦乡、月色匝地呢？更何况沧海桑田、潮涨潮落呢？

我们不妨看看托尔斯泰喜欢走什么样的路。他不爱走平坦大道，专爱走小道，穿过田野的小道，穿过森林的小道，穿过池塘的小道，或者在已经收割的庄稼地里独自漫步。谁能去追问托尔斯泰？后来者只能猜想了：他其实也就是想使自己的双脚踏在没有隔断的土地上，让地气从脚底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中沁入心脾，他离自然之物愈近，他就愈能使自己走向普通、高尚，心灵也随之在与大地的拥抱中，平淡宽阔……

人类最初是大地的模仿者，在模仿者中诗人和画家因为更加专注倾心，而接近了光荣和梦想。人类在坦承自己是模仿者，并以模仿大地为神圣的年代里，人是真正艰辛劳作、诗意居住的，人有点儿像万物之灵。

东方的诗与西方的诗，西方的画与东方的画，诗人与画者，谁不是因着大地的启迪而又诗又画？那些后来出现的高大到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术馆、文学馆等等，都不过是一间间小小的储藏室，其功能与储存土豆和大白菜的储藏室相仿。

惟大地才是艺术的殿堂。

遥想古代华夏，诗与画的与大地相融也走过了漫漫之路。先秦有“风”、“骚”之盛，绘画则只用作章饰典制。西汉时，绘画一时兴盛，因为独尊儒家，诗画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俳优小技。到魏晋六朝，儒教式微，玄学兴盛，佛学东渡后迅即传播，诗风大变，画坛活跃，绘画所求的形肖逼真之风延续到了魏晋之初。那时人们以状物形肖为乐。到晋、宋之际，山水题材的开拓使艺术真正成为美的、大的，找到了艺术之源的诗人和画家，对大地美的钟情到了“流连信宿，不觉忘返”（《宜都记》）的程度，遂有山水画、山水诗、诗中画、画中诗，流传至今。这诗、这画，倘不是从大地之上的山山水水中脱颖而出，哪得灵光闪现呢？

谢灵运时代的山水诗至今不朽，而山水画已经荡然无存，可见一斑的是斯时画家对画的议论，王微在《叙画》中告诉我们山水画的历程其开始是“案城域，辨方川，标城埤，划浸流”；然后是“本乎形者融，灵而变动者心也”；方能“望秋云，神飞扬，临春风，思浩荡”；此所谓融山川于胸怀，掷心神于浩茫也，为美之大者。山水有形，心灵无痕，无痕心灵借有形山水而能寻，有形山水凭无痕心灵而可读，艺术的生存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人和大地自然为和谐的整体，敬天惜地。天人合一中的烂漫感悟是文化艺术之源，诗、画、哲学均从大地走来，这就是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（程颢语），或者说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”《周易》的神秘及符号形式，老庄哲学的高远空灵，愈是近现代，愈加让人向

往，而《坤》卦实际就是一首诗，很可能是我们古代最早见之于文字的秋日旷野之诗，爻辞只18字：

履霜，直方。

含章，括囊，黄裳。

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行人踏霜而走，可以看到苍茫大地的远方。旷野上声音与色彩纷繁重叠，教人心醉，万物与大地同时披上了金黄色的衣裳。有蛇在田野上厮斗，流出的血鲜红。

这是何等简约、生动的大地之诗！

大地有废墟和荒漠，它们以颓废荒凉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正是大地的美意：它要保存一些什么，它要保护一些什么，也许是废墟故事，也许是荒漠珍宝，大地是保存者、保护者。

中国有殷墟，这是3000年前的废墟，商朝自盘庚时迁都至殷，即今河南安阳西北郊。周武王灭商，一时繁荣的殷都由沉寂而荒芜，后来湮没，是为殷墟——殷都废墟也。那废墟中埋藏了什么？曾经灵动过吗？还有几丝余温吗？谁曾想到殷墟之中的15万片甲骨，是一部怎样的大书？

甲骨文的发现极为偶然，1899年秋，在北京做国子监的王懿荣得了疟疾，诊脉开方后家人取回中药，王懿荣亲审处方时对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忽然生出了兴趣，并加以审视，发现龙骨上刻有弯弯曲曲的线条：此龙骨绝非普通！对金石古文字素有修养的王懿荣凭直觉意识到，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古老而当时人所不知的文字，便派人到药店把有字的龙骨统统买了回来。

对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另有一说:1898年,河南安阳时有文物及龙骨出土,山东人范维卿购得龙骨后到北京,转手高价卖给王懿荣,王如获至宝,认为是殷墟古物,从而殷墟龙骨得以正名成为殷墟甲骨。

殷墟的首次科学发掘为1928年10月。

古文字专家康殷说:“甲骨文是3000年前画得最简单的画,它们太美了,许多甲骨文描绘的事物形状都很准确。”

我曾见过一种记载四方风神名的甲骨文拓片。在商朝,天帝是神,司风雨,风是天帝的使者,云游四方,以传达天帝的号令。卜辞中除有四方风神东、南、西、北风外,还将风分为大风、小风、大骤风等。3000年前,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观风察云并记录在骨了。

从甲骨文到后来的中国字,没有天地万物哪会有文字?都说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,但这个载体如果不是以大地为母体,岂非缘木求鱼?我们早就应该这样说了:太阳、月亮、山、水、草、木,不就是最初的字与诗及画吗?

大地包罗万象,大地神圣深邃。

真、善、美的恒久的存在,只存在于大地之上的自然世界,而人类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倘不以大地为楷模,与真、善、美渐行渐远,却是大势所趋了。

我们的生存是迷惘而虚伪的。

我们已经不再去大地上寻寻觅觅了,更不用说在星空下沉

思默想了。我们在等待什么呢？等待更多的物质、更大的奢侈、更多的享受？或者竟是等待灾难？报章上有消息称：消费王国的美国人在九月劫难之后，重新开始喜欢读诗歌了，并且认为不在惊慌状态之下的平常生活，便是美好生活。

大地为万有，大地从不以有为有。

大地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风卷云舒，春去秋来，日出日落，雪花堆砌，江河常流……

托尔斯泰感叹道：“在这可爱的自然界中，人的内心里能够容纳仇恨、报复和消灭自己同类的那种感情吗？”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感情是如此坚硬而难于化解，纽约最高的大楼倒下了，阿富汗冬日的白雪成了红雪……

在《查拉斯图斯如是说》中，尼采以大地的口吻说：

对我，大地，保持忠诚，我的弟兄们，以你们美德的力量！你们赋予的爱和你们的知识当效券于大地的意义！我为此而恳求你们，别让它从地上飞走，并以翅膀碰撞永恒的墙！啊，曾经有过众多飞走的美德……还有上千条走过的路，还有上千种健康和生命中隐而未现的岛屿，人和人的大地始终为取之不尽和未被发现者。

尼采并且呼吁道：“确实，大地当成为康复之处！”

大地似歌。

大地如道。

大地是书……